

中国
当代名家
精品必读散文

钱国丹

著

稻田的等鸟



读这些文字，你不会上当也不觉吃亏。

细细品味这本集子，就像欣赏那些袅袅升起的炊烟，
它们美丽了田园，也美丽了我们的心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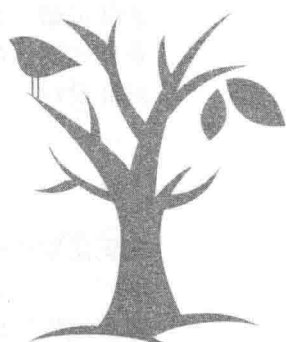
知识出版社

中国
当代名家
精品必读散文

钱国丹

著

稻田的等鸟



读这些文字，你不会上当也不觉吃亏。

细细品味这本集子，就像欣赏那些袅袅升起的炊烟，

它们美丽了田园，

知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稻田的等鸟/钱国丹著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
2016. 3

(中国当代名家精品必读散文)

ISBN 978 - 7 - 5015 - 8985 - 2

I. ①稻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0825 号

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
执行策划 马 强
责任编辑 梁熾曦 马 跃
责任印制 魏 婷
封面设计 君阅书装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电 话 010 - 88390732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厂 北京彩眸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80 千

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

ISBN 978 - 7 - 5015 - 8985 - 2 定价: 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雪 天	1
童年的灯	2
父亲的信箱	5
栽种快乐	8
纤 绳	10
妈妈娘	14
母亲的发卡	18
永远的父亲	19
老爸今年八十八	23
永远的花鼓桶	25
爸爸弹琴我唱歌	28
路边的野花	30
要染纤纤红指甲	32
我要唱，唱出希望	35
俄罗斯套娃	38
我站在首都机场啃麦饼	41
我们的龙舟	44
南沙夜宿	47
石门洞走笔	51
滑 沙	54



稻田的等鸟

daotian de dengniao

感受冲浪	56
农家蓑衣	58
缅怀补丁	61
一张旧船票	64
又见炊烟	67
放生	71
鸽 遁	73
恶 鱼	75
踏歌的麻雀	76
杜鹃声声	80
天下乌鸦	83
多是高飞得意时	86
有个怪物叫蜚	89
趣说虾蛄	92
幸福锅巴	95
拜 年	98
年糕年糕	101
看 戏	104
闹猛灯节	107
舍外的瓜园	110
屋后的水田	113
鼠年说鼠	116
悲怜刘雪庵	120
海燕翱翔	123
翠 槐	125
秀 英	130
小 梅	137
五舅传奇	139
我拿什么给你	142
母爱无边	144
银溪阿婆	147

雨勘乌沙头	151
登铁城嶂	153
城市之魂	155
华顶之醉	158
观夕硐观瞻	160
千古桥闸	165
神奇的湿地	174
稻田的等鸟	177
红肚兜	180
图腾祭	183

雪 天

故乡很少下雪，可我八九岁那年的一个冬夜，却下了一场大雪。一觉醒来，天地万物皆白，让我觉得陌生与惊奇。

母亲正在给小弟喂奶，她指着刚刚剥下来的压雪芥菜，叫我去河边洗。兄弟姐妹中我是老大，此类的苦差事当然非我莫属。

望着变成白鳗般的小路，再望望自己脚上薄薄的布底鞋，我面露难色。那时候我们家很穷，全家人都没有一双雨鞋。

父亲开始翻箱倒柜，终于，他找出一双他结婚时穿的棕红色的大皮鞋，给我套上。

我小小的脚在父亲大大的皮鞋里游移，大皮鞋像两只小船载着我在雪海里颠簸滑行。皑皑白雪，棕红色的皮鞋，碧绿的芥菜，鲜艳亮丽得很，而我却满心的孤寂凄凉，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卖火柴的女孩。

大皮鞋塑出一个个深刻的雪窝窝，雪窝窝连接成一条巨大的链条，将我牵引到村外的河边。那是个缺水的“燥冬”，原本宽阔的河面已经浅得只剩下河中心的一道沟沟了。

我艰难地走下了因积雪而变得臃肿的河埠。站在最后一个石级上，对着仍旧遥远的河水发呆。下面是倾斜得十分厉害的河床，河床上七歪八斜着因河埠坍塌而留下的棱棱石块。以我那苍蝇套绿豆壳似的大皮鞋小脚板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越这个障碍的。

可芥菜是不能不洗的。我咬了咬牙，毅然甩掉皮鞋，扒掉纱袜，光着脚丫，小心地踩着那些一步三摇带雪的石块。走下那段河床，把冻得生疼的双脚赶紧浸泡到河水里。河水是温暖友好的，我愉快地洗完了芥菜，一手挎了菜篮，一手提着皮鞋，赤脚踏雪回家。



稻田的等鸟

daotian de dengniao

雪在我的光脚下噉噉噉、叽叽喳喳，一会儿，它们变成了千千万万的钢针，朝我双脚刺来。脚很疼，疼得我直想哭，可是哭是要哭给人看的，四下里白茫茫的连只鸟儿都没有！于是我收了泪，跳跃着因疼痛而变得麻木的双脚，快速回家。

爸妈一见我沾满雪花的赤脚，就嚷嚷说冻坏了冻坏了。我放纵了自己的泪水，让它们泉涌而出。爸爸赶忙舀了半盆温水，把我那可怜的小脚板按到盆里。他蹲在我的前面，抱着我洗净的脚板又搓又揉，说这样活血，不长冻疮。直搓得我的脚板和心里都暖洋洋的。

我的脚从此就没有生过冻疮，从来没生过。

父母在，再贫穷也是富足的——从那以后，我常常这样想。如今，我的父母依然健康精神，父亲还一直工作着。就这点来说，我简直是个福人了。

童年的灯

童年第一盏灯，是家乡那种油灯。这种灯家家户户都有，一根可供手提的小木柱上雕有龙凤，中间有一个杯口大的铁圈，一个小小的生铁灯盏就坐在上面。灯盏里的油是菜油，后来我在书上多次看到“豆油灯”字样，但我们家乡不产黄豆只产油菜。

灯油里并排卧着两根灯芯，这是种洁白的、非常轻的灯草芯。它们像一对并头双宿的小龙，恩恩爱爱地卧在油里。灯芯燃久了，会结出黑黑的灯花，姑妈就用手把它们捻去——那时候总是姑妈陪我们睡觉。

用菜油灯读书写字，眼睛很累。灯火羸弱，我们脱衣时带起的风，都可能把它吹灭。那搁在铁圈上的灯盏也太悬，一不小心就被碰歪，老鼠闹架也能将它打翻，弄得到处油迹斑斑。姑妈会念许多佛经，别人会编童谣，我姑妈能编“童经”，一首《老鼠

经》我至今记忆犹新：老鼠经，老鼠经，老鼠日夜没良心，菜油偷了当茶喝，馒头偷了当点心，咬坏樟树佛，打翻琉璃灯——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“琉璃灯”，心想总是佛前一种比较高级的灯罢了。

以后的日子，我们家耗不起油了，油灯里的灯草就被剔去一根，再后来，我们连吃的油也没有了。早出晚归，一家人都学会了摸索，小小的灯盏成了个涸池，一任灰尘渐积渐厚。

在黑暗里摸索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小心，可我的弟弟偏偏是个急性子。有一回他放牛暮归，匆匆穿过灶间时一脚踢在了搁在地上的大锅上，锋利的锅沿在他的腿脊上啃出个大口子，鲜血淌了一地。因为得不到治疗，那伤口溃烂了好久好久才慢慢收口。

后来我们跟母亲住进了小学校。小学里点的是美孚灯。这东西是舶来品，燃油同样是舶来的煤油。煤油盛在一个大肚子灯座里，灯座有马口铁的，也有玻璃的，上面紧旋着一个化火口，像一扇门似的关死了灯座，于是就没了洒油的烦恼。化火口衔一根扁扁的纱织灯芯，一个小小的旋钮能调节灯芯的高低和灯火大小。化火口上还有4只朝上的脚，卡住一个葫芦形的、高高的玻璃灯罩。

美孚灯比菜油灯亮堂多了。但一晚的点燃，玻璃灯罩会出现一层黑黑的油烟，于是擦拭灯罩就成了老师们的必修课。

这是个完全小学，有10多位老师。一张大大的长桌，老师们团团围着集体办公，我和另外两个教师子女就挤在老师们中间写作业。晚饭后，比较勤劳的老师就开始擦拭灯罩，但罩口太小，大人们只能伸进几个指头，指头多长，他们就只能擦多深，再往里就够不着了，而那两个孩子虽然不比我大，可是他们的手怎么也伸不进灯罩，于是擦拭灯罩就成了我的专利。

我往灯罩里哈一口气，塞进一团废旧的毛边纸，然后我的手就像一条鳗鱼一样滑进灯罩，抓住这团纸，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游走。就这样，我把一个个灯罩都擦得通体透亮。因为这，我在教师办公室里“揩油”到小学毕业，才不至于像别的孩子一样遭人嫌讨、白眼。



稻田的等鸟

daotian de dengniao

那一年的暑假，我们县兴办民办中学，父亲被请去做招生工作。当时他被打入农村已六七年了，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他是如何的诚惶诚恐，如何的兢兢业业啊。一个酷热的日子，我去县城看望父亲，当时他正在礼堂里忙碌着什么，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房间示意我到里面去，门上没锁，我一推就进去了。

那是间非常寒酸的斗室，两块木板拼起来的小床，一张粗糙的三屉桌上，孤零零地立着一盏美孚灯。

那时候我总是很饿很馋，我进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找点吃的。我去拉桌屉子，粗劣的屉子根本拉不动，我猛一使劲，美孚灯倒了，发出可怕的声响。我慌忙把它扶了起来，发现灯罩的下口破了，一块眼镜片大的玻璃仰躺在桌子上，幸灾乐祸地朝我摇头晃脑。我吓蒙了，少时的我每弄坏一件东西都吓得要命。我急急忙忙地把那个破了的灯罩放回灯座，可是它就像个无赖，身子一歪又躺了下来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那缺口拼接好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惩罚。

父亲回到了他的寝室，还没碰桌子呢，灯罩就又滑下来了。我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。父亲捡起灯罩看看，却没有大发雷霆——通常在这种状况下，父亲是会大发雷霆的。可是父亲连一点点怀疑我的意思也没有，只是说，可能是哪个学生来过，不小心弄破了。

接下去父亲带我去吃午饭。我因为心怀鬼胎，一顿饭竟不知吃的是什么。饭后，我蔫头蔫脑地在父亲的床上坐了一会儿，自觉没趣就要回家。12岁的我早已熟悉回家的路，何况父亲忙得不亦乐乎，所以就放心地让我独自回家。我难受得要命。我不知是因为我的谎言，还是因为父亲的过分仁慈，抑或是犯了错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？我抹着眼泪到了码头，号啕大哭的欲望非常强烈，可是我知道在大庭广众面前哭泣是很丢人的，于是强咬住嘴唇。我希望父亲发现真相，从而赶过来，把我狠狠地揍一顿，至少也臭骂我一通，我心里才会好受些。

可是父亲没有来，我只好上了小火轮，轮船里很挤，前后左右都是人。我拼命地忍着，可胸腔里有一种东西直冲上来，我费

力地把它压下去，这一冲一压，我觉得我快要噎死了。终于，泪水澎湃而出，哭声却压抑幽暗。轮船不温不火地开着，我满脑子都是那盏倒霉的美孚灯，满脑子都是父亲毫无疑问的脸。又担心他这么忙，今晚该拿什么照明呢？

长长的拖轮一路像是在忏悔，30 里的路程哼哼了 3 个小时，我也足足哭了 3 个小时，我不知道我的泪水为什么这样充沛，它们渍红了我的眼睛，泡肿了我的脸庞。我不住地抹，抹得脸都疼了。旁边的乘客不解地望着我，有人说，这孩子怎么了？是谁在逼她出门呢？又有好心人劝我：你不想走就别走了，这么哭伤身子啊。

暑假结束时，做完招生工作的父亲又被遣返回家了。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那是因为政治形势骤紧的缘故；可当时的我却以为，都是我把那盏灯给打破了啊。

父亲的信箱

儿时家里好像并没有信箱。农村穷教书匠的父母，本就没有多少人际交往，偶尔有封把亲戚或学生的信件，邮递员在大门口一喊，我们便飞快地跑了去，乐颠颠地接过来交给父亲。

后来，父亲订了几份报刊，于是他就用马粪纸做了个信箱，挂在二门上（我家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），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。

我离开了乡下的家踏进了县立中学，没几天就给父母写了第一封信。当时还未满 12 岁的我，对校园里一排竖着的竹竿儿产生了浓烈的兴趣。体育老师对爬竿的规定是：女生 3 米，男生 5 米，否则这一项成绩不予通过。

可是我那麻秆似的胳膊不行，无法完成“引体向上”的光荣使命；最要命的是我的脚弓太深，双脚板贴在一起，里面的穹窿还可以藏个小兔子，根本“抱”不住那打滑的竿子。后来我放弃



稻田的等鸟

daotian de dengniao

了“抱”，而采取了“夹”。我撑开我的大脚趾和二脚趾，就这么让两个脚趾夹着竹竿，在双手的引导下，一路扶摇直上，不但爬到了竹竿顶端，还横跨了固定竹竿的顶横杠，从最远处的一根竹竿上哧溜溜地滑了下来。

这件事让我兴奋不已，于是我给爸妈写了生平的第一封信。多少年后，父母的同事、舅舅、姨妈们还老提这封淘气透顶的信，我没有想到那张皱巴巴的、从练习本上扯下来的、错别字肯定不少的纸条，会给大人们带来欢乐和记忆。

长大远嫁后，正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本人“出身不好”，时时刻刻不忘“夹着尾巴做人”，写信变得慎之又慎起来，怕被人抓着“资产阶级”的辫子挨批判游斗，更怕那些漫天飞舞的“反革命”帽子降到头上。每每到了非向家里请安不可的时候，首先在信纸上端写着：“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”，或“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”云云。信写好了，再三检查，有一点点“危险信号”的，都删去重来。那些战战兢兢的信，并不一定能到达父亲的信箱里，任何一个革命群众都有权把它拆读，或者把它们当作攻击我们家的锐利武器。

那时候，信箱是个奢侈品，也是个定时炸弹。

三中全会后，父亲平了反，他才给自己钉了个木板信箱，堂而皇之地挂在大门口。那一段时间，我写信比较勤快，憋了太多的话要说，让人高兴的事也不少：先生调入新单位，自己发表了小说，大儿子登台演奏二胡，小儿子诗朗诵得了第一名，都一一向老人家汇报。当然，人活得并不总是轻松，失败和曲折还时时伴随着我们。只是我们都成熟了，再也无权把不愉快转嫁给年迈的双亲。终于有一天，我觉得自己光报喜不报忧也挺没意思的，渐渐地，便冷落了父亲的信箱。

有一回，爸妈在我家小住几天，我发现父亲总是心神不宁。我问到底是怎么了？他说：

“信箱，家里的信箱要装不下了。”

我问他信箱里到底有什么宝贝，他如数家珍：一份浙江日报，一份报刊文摘，一份《杂文》选刊，还有三份音乐期刊。

是的，父亲的信箱够丰满的了，可是我隐隐地觉得，他还在企盼着什么。

老家装上了电话后，我便彻底地搁了写信的笔，有事，一个电话过去，便捷又清楚。说话间，却发现自己老了，早已失却了在双亲面前那种“娇语呢喃”的状态，总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“我们都好都好”，“你们保重保重”。

前年的春节回娘家时，我发现老屋的后门上又增加了个信箱，扁扁的，较精致。我问：“爸，怎么又弄了个？”父亲看了看后窗，说：“邮递员有时爱从这条路上走，我怕他不愿走前门，而把信件在后门外乱扔。”

我的心咯噔了一下。

母亲发话了：“你怎么都不写信了？”

我看了看父亲，父亲的脸色恬淡而平静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觉得最应该问我这话的当是父亲。于是我说：“有事都打电话了，不一样吗？”

“不一样。”母亲认真地说。

“怎么不一样？”

“电话打过了就没了，什么也没留下来。一封信，可以反反复复地读，10遍，20遍地读；自己读了亲戚读，朋友们读了邻居们读，还有来看我的学生们……”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。我的两位教师父母，他们不图子女们什么，从来都不曾图过什么。如果一定说有所图，那也不过是儿女自身的健康、平安、快乐和事业有成；我们的喜悦就是他们的喜悦，我们的悲伤就是他们的悲伤，因为我们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啊。

我当时下定决心，回家后一定得给父亲的信箱里充填点内容。可红尘滚滚，杂务烦冗，最容易忽略的常常就是最疼你的人，最可以怠慢的也就是你的生身父母；因为无论你怎么待他们，他们都不会怪罪你、不会记恨你、更不会背地里给你使绊子的啊。

我必须要给父母写封信了。可是我早已用上了电脑，拿笔已



变得十分别扭了。总不能从打印机里给他们拉一张哗哗作响的纸片出来吧！再说，习惯了电子邮件的来往，到邮局里寄信也变成个麻烦事了。于是心想，父亲有个电子信箱就好了，那我就可以天天给他发 Email 了。

可是这对于 82 岁高龄的父亲，显然是不可能的了。

父亲的信箱将一如既往地被我冷落着。

栽种快乐

母亲送她最小的外孙女上学后，就坚持要回乡下的老家。小妹和妹夫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我要接触“地气”。那一年，母亲刚好 80 岁。

母亲的娘家和夫家都穷，从来请不起保姆。母亲这辈子到底带过多少孩子？恐怕很难算得清楚。首先是我外婆小时候缠脚把脚给缠残废了，成人后又得了严重的胃病。母亲在娘家是老大，下面的 6 个舅舅就归她带了；到我爸家之后，又陆续有了我们 7 个姐弟妹；轮到她做奶奶外婆了，每个孕妇都是她送进产房的，每个婴儿都是她“接”到这个世界来的；而产妇的月子，都是她亲手侍候的；再接着，我们兄弟姐妹要去学习或身体不好什么的，就把孩子往她那儿一扔，放心大胆地走人了。

而且母亲退休前还一直是模范教师，对一些有病的、没爹没妈的学生，母亲付出更多，甚至常常把他们带回家来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我们自己常常吃糠咽菜，母亲却坚持给一位有严重胃病的学生送白米饭，一天一碗，一送就是三年。

现在，母亲完成了带第三代任务，她和老爸要叶落归根和大地亲密接触。小妹两口子阻挡不了。

老屋前后有一大一小的菜园子，因为父母离家多年，就有点儿“兔从狗窦入，雉在梁上飞”的荒凉。父母一齐动手，砍去蓬

蒿，扯掉野藤，堵塞鼠穴，补起墙洞，把屋前屋后收拾得光光亮亮。

看着这么好的园子，老爸老妈的心里和双手都痒痒的，不栽种点什么显然是对不住园子的。接着他们就垒泥坎、扎篱笆，松土、施肥、下籽、栽秧，忙活了三四天，一畦畦齐整的土地上，全都种上了五花八门的蔬菜。

爸妈干什么都很出色，种菜当然也不在话下。季节一到，收获颇丰，老两口哪里吃得了？于是就召唤邻居们来拔菜摘豆。虽然如此，由于蔬菜太多，又不会去卖，那些菜们不免有“芳龄已过，还待字闺中”的遭遇。

有一个元旦我准备回娘家。儿子从小和外公外婆亲，一听说去乐清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。一进老家大门，几畦青翠欲滴、却高已过膝的菠菜扑面而来；芋艿们也不甘寂寞，一个个把毛茸茸的“脑袋”拱出地面。我说：“老爸老妈呀，种得太多了，不累吗？”妈说：“累什么，种着高兴啊。”

中午拔了那高高的菠菜，切作几截，烧吃了，竟然嫩得入口就化，比市场上买的鲜美多了。我正奇怪呢，父亲说，这是真正的绿色食品，没施化肥、没打农药、没有浸水、更没有什么添加剂，味道当然好。儿子更是热情高涨，割草般地割了一大捆菠菜，又挖了几窝芋艿，放在车子后备厢里要带回台州。

父母种的丝瓜更是出奇的好，长长的、碧绿的身子，黄灿灿的花，风吹过去，摇曳出一棚的诗情画意来。丝瓜怕老，两位老人总是适时就摘，然后给前屋后院、左邻右舍们送去，收获了一片赞美和笑声。

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。有一回，母亲摘了丝瓜，给一个最喜欢吃这东西的、而腿脚又不利索的老人送去。经过黄杨厂门口，被一条大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，当即昏死过去。住院抢救了半个多月才苏醒过来。那几天，父亲再三叮嘱我们，一定要保守秘密，千万别让那老人知道。他说，不就是图个大家快乐吗？我们一说出去，岂不给人添了心理负担？

今年国庆，我又率领孩子们去了柳市老家。丝瓜真多啊，前



稻田的等鸟

daotian de dengniao

院后院，墙里墙外，楼上楼下，到处是顶着嫩黄花儿的小精灵。我的孙子孙女们仰着小脑袋，欢呼雀跃地数着满棚的碧玉瓜儿，喊着太公太婆摘瓜。83岁的太公身手敏捷，他一会儿踩在长凳上，一会儿登在竹梯上，一会儿什么也不借助，只要一个轻松的弹跳，那高悬的丝瓜就已在他的手中了。

父母虽然健康，但毕竟是耄耋老人了，由于他们一生的付出，如今的儿辈和孙辈都特别孝顺，就连6个舅舅和舅妈，对我父母也是尊重有加；还有学生们、邻里们，那种感情、那种尊敬是发自肺腑的，是装不出来的。这真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；父母亲一辈子栽种快乐，收获的当然是幸福和温馨了。

纤绳

弟弟打电话来，说母亲一跤摔了个脑震荡，休克了半个月都不曾苏醒，医生说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。

我的心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下沉。我明明知道，再好强、再健康、再叱咤风云的人物，也斗不过岁月悠悠和造化捉弄，何况我的平民母亲？

母亲是个极有主见、极有权威的人，舅舅、姨妈们都听她的，更别说我们做子女的了。她年轻时很美，却丝毫没有美人的种种毛病。她的能干，她的刻苦，方圆百里有口皆碑，如今她年过八旬，又是种菜又是栽花，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。这一次，她就是给邻居送菜去的路上，被一条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的。

车子向着故乡疾驶，车厢里横冲直撞着的是和我心境极不协调的《纤夫的爱》。我并不挑剔流行歌曲，唯独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有点儿轻佻，有点儿肉麻。对着哥哥“一步一叩首，泪水在我心里流”的词儿，我老想说：小妹妹你还干坐在船头上做什么？你怎么能坐得住啊？赶快下船和男人一块儿背纤去啊。

我一直以为，婚姻就是一根纤绳，把夫妻二人拴在一起。或者说它一头拴在“当家的”身上，一头拖着的是“家庭”这只船，虽然也有“荡悠悠”的风光，但更多的却是责任，是“背纤”的负重。随着子女的出生，负荷的增大，这条船将越来越沉重，如果再遭遇风浪，背纤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。

传统的中国家庭，都是男人背的纤。

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。他天赋极好，填词作曲、吹拉弹唱都行，只是被穷乡僻壤给淹没了。父亲当年还是热血青年，抗日救亡啊，解放战争啊，他用音乐来冲锋陷阵，奔波在白色恐怖的敌后，那些年，母亲总是提心吊胆，一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。

最温馨的记忆，要算我5岁那年的春天。刚刚代表人民政府接收柳市小学的父亲，踩着那架咕哒咕哒的风琴，教我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。父亲的狂喜感染了我，我虽然不大明白歌的意思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唱得如醉如痴、如癫如狂，母亲则在一旁，很幸福地看着。那情那景就成了我这辈子永远的甜蜜。可谁又能料想得到，余音绕梁词犹新，父亲就被打成“反革命”关进了大牢。那一年，他还不满29岁。

父亲的纤绳戛然而断，我们这个9口之家顿时就橹折舵裂。母亲没有哭泣，没有躺下，更没有听人劝说另抱琵琶去嫁什么前途无量的新郎。她义无反顾地拾起那根断了的纤绳，用女人柔弱的肩，背起沉重的船，开始了艰苦跋涉。她脱了鞋袜，下到水田里，插秧割稻，车水挑粪，什么都干。稻叶把她的肌肤锯出多少几何图形，蚂蟥们喝了她的多少鲜血，烈日晒脱了她几层皮，我心里都清清楚楚。

母亲付出了所有，换回的粮食却填不满一家的辘辘饥肠。家里本来就没有积蓄，为了不让我们饿死，母亲就开始卖家具。橱柜，八仙桌，琴凳，谷仓，最后，两张木床都让人给搬了去，一家人就挤在吱吱作响的几块破板上。

一年之后，仅读过初中一年的母亲又谋得个初级小学代课教师职务，后来还让她转了正。漫长的31年，母亲一边当她的“反革命家属”，一边做她的优秀模范教师，这是怎么一个矛盾的